

春日迟迟

章铜胜

腊月里,一直是阴雨绵绵的天气。到了庚子新年,天气也不见好转,心里还是有些不悦的。立春将要到了,天气忽然间好了起来,接连晴了几天。下午,我在景区入口处值守,阳光从背后照下来,温暖而又舒服。路上人车稀少,没什么事情可做,一抬头,便看见了眼前的山,虽然我还不知道眼前这些山的名字,但我已经喜欢上这里的山了。

一座山峰的半山腰有一条斜斜上去的路,路上没有行人,此时的山是空的,山路也是空的,有时间的话,我真想沿着那条空空的山路爬一次山。山在近前,占据了抬眼而望的半边天空,山如排闼大概就是眼前的样子吧。山顶上是一片瓦蓝的天空。若是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,眼前的天空会更蓝一些,接近翠蓝的那种。初春时,天空的瓦蓝是泛着一点浅浅的灰色的。

眼前山上的原生树木可能被砍伐过,山上大多数的树木是后来栽种上去的,林相显得有些单一,这个季节它们一律的秃枝枯干,看上去很单调。在山上能看到一些绿色,不多,但总比没有要好了许多。山上的绿少,还看不出来其中有没有已经萌出的新绿。我想,应该是有的,只是隔了这么远,看不清楚它们而已。也许那些看上去灰褐的秃枝枯干上已经开始萌出叶芽了,它们也在等着阳光雨露的滋润,也许它们会在某一个清晨,或是黄昏,以团团簇簇的新绿,点亮这个山谷,点亮那一方天空,也点亮我们向山举目的眼眸。

山上的春日迟迟,在我的身边,已经有了一些端倪了。办公室后面矮岗似乎比前些日子绿了一些,坐得累了,或是觉得眼睛有些酸涩时,我会站在后窗前,向窗外自北向南绵延的矮岗看去,看着那条渐渐变绿的矮岗。矮岗上的绿,是草色,远没有春天的新,也没有夏天的盛,我总疑心那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一点绿意,我也一直不敢走上那条矮岗,只愿意让它在我的窗外远远地绿着。虽远一些,却是时时可以看到的绿意,我怕走得近了,这点绿意也变得不可靠了。

对窗外那点不太真切的绿意,我不敢判断它是春日的早,还是迟。我只知道腊梅早就开了,这几天也能看到红梅已经开了。红梅是应该早就开了的,到立春时,还没有盛开,总觉得它的花开得迟了些。虽迟,毕竟已经开了,也便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即便是一树红梅的花开迟迟,谁又能责怪它呢。

昨日清晨,一场浓霜。下了这么长时间的雨,已经好久没有见过霜了,忽然看见这样一场浓重的霜,心里倒有了一些忽然而至的惊喜。大概是上午十点钟过后,我路过路边的那丛竹子时,看见竹叶上挂着点点细小的水珠,仿佛觉得竹叶也比前些日子更青翠了一些。那丛竹子也到了该换新叶的时候了,也许它已经悄悄地在换新叶了,只是我没有耐心站在它的旁边细细地去看看它。我不想去窥探一丛竹子暗换年华的新意,只想在某一时刻看到它所能给我的一点惊喜,一点发现的惊喜,也是一点惊觉年华暗换的惊喜。

走在溪边的时候,看到荠菜的菜心里抽出几片嫩绿的新叶了,它们那样小,却那样努力地在伸展、张开。黄花地丁在枯草丛中,这儿两三棵,那儿三五棵地绿着,我不想找它们,我在找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菜,或是小草,我不认识它们,不知道它们是否认识我。我看着它们笑了笑,它们也会朝我颌首微笑吗?也许会的,它们至少会向我致以早春的问候,就像我特意来看它们一样。

我总觉得这个春天来得有些迟了,也许是被一些事情困扰着,但我相信它很快就会来的。就像昨天我在停车场附近看到一些泛着荧光的鲜绿苔藓一样,我从地上揭了一些苔藓带回家,把它们种在了假山上,它们会很快在假山上蔓延开来,一山的绿意盈盈。

口罩风波

李东

“你们怕,我才不怕呢!”

“啪!”梁老汉将酒杯重重地摔在餐桌上,酒杯里残留的那点酒瞬间像一条银练飞射出去,在餐桌上空划出一道几何抛物线,溅落在桌子上的菜盘里。

空气顿时凝固,大家面面相觑。

“爸,你不能这么固执!”儿子一脸愕然,冲着梁老汉嚷着,“大疫当前,预防为主,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!”

“预防?闹非典那年,老子一直在北京务工,连口罩都没有戴过,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!”梁老汉显然很激动,他用手指着儿子,“这口罩我是不会戴的!老子这辈子就没有戴过口罩,现在我是老了,你们是出息了,但也不会听凭你们摆布!”

“爷爷,戴口罩不光是保护自己,也是保护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朋友啊!”上大学放假在家的孙子朝父亲挤了挤眼睛,接过了话题,“爷爷您想想,如果您没有戴口罩出去沾染了新型冠状病毒,传染给我们,然后再传染给亲戚朋友,这样的风险该有多大啊!”

“一个人可以传染给几个人,几个人可以传染给几十个人,几十个人可以传染给几百个人……这样传染下去,速度是可怕的!”孙子走到梁老汉侧后,轻轻拥住爷爷的肩膀,“爷爷,戴个口罩,举手之劳,为人为己,我们何必拒绝呢?”

“是啊!爸,我是医务工作者,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是飞沫,毒性虽然没有非典时期的SARS病毒强,但是它的传播力强,对人体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,我们一定要重视!”儿媳在一旁插话,“非典时期没有防护措施您能躲过一劫,那说明您的运气好,但运气不会总是好的,预防的目的就是要将好运气掌握在自己的手里!”

“滴滴滴……”客厅里那部老式电话机响了。

梁老汉抄起了话筒,话筒那头声音在凝固着的气氛里显得很响亮,“是舅舅吧,舅舅,今天是腊月二十九,明天就是大年三十,我提前祝您全家新年快乐,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!”

电话是梁老汉的外甥打过来的。

这个外甥懂事孝顺,一年三节从不坍塌,梁老汉一直逢人就夸。

“舅舅,有一件事我要向您请示一下。”外甥突然压低声音,“您知道,最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迅速。政府要求我们不串门、不拜年,我想征求一下舅舅的意见,节后暂不拜年,等疫情结束,我再去看望二老,怎么样?”

“拜不拜年是你的自由,你犯不着向我请示!”

“舅舅,舅舅您听我解释,舅舅,舅舅……”外甥在电话那头惊呼。

“啪”,梁老汉挂了电话,他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好像在跟自己作对一样。

客厅里陷入一片沉寂。

“老头子!你太过分了!”梁大妈颤抖着,“今天谁招你惹你了?你可以不戴口罩,但你不要祸害别人!”

“爸,今天是腊月二十九,明天就是除夕。”儿子打断了母亲的话,愧疚地朝老汉投去了目光,“其实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,今天这个晚饭算我陪二老过的除夕,因为这几天是返乡高峰,等一会儿我就要出发,执行新冠肺炎排查任务。我作为镇长,不能不亲临现

场。爸,等疫情稳定了,我再回来陪您喝上几杯。”

“你哪一年不是在家陪我过的大年?那你什么时候可以回来?”此时的梁老汉突然觉得今年这个年肯定与往年不一样,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失落感。

“这可说不定,少说三五天,多说一两个月。只有等疫情稳定下来,我才能回来陪您二老。”

“爸妈二老,其实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向你们汇报。我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务工作者,已经报名参加支援武汉抗击肺炎的医疗队伍,等一会就要集合出发,今天晚上也就算当我陪二老过的除夕。”儿媳妇说着说着,竟然哽咽了起来,“平时我和小梁的工作忙,本来打算趁过年,让您二老多休息休息,现在看来不行了,疫情当前,人人有责,何况我就是医务工作者呢!”

听到这里,梁大妈背转过身子,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。

“等到疫情稳定,我和小梁再来赔罪!”儿媳妇挽住了婆婆的胳膊。

“爸,你们那缺人手吗?如果可以的话,我也可以去前线帮帮忙。”孙子问。

“好!你是大学生,正好搞宣传的人手不够,你可以去帮帮他们。”

“当当当……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
村支部刘支书戴着口罩站在门口,“梁老,您家没有外地返乡的吧?没有咳嗽发烧的吧?不好意思,我在执行公务,排查新冠肺炎患者,防止疫情扩散。”

“没有,辛苦您了。”梁老汉一边应着,一边招呼老伴倒茶,“来,来,喝杯茶。”

“不用了,谢谢,我们需要二十四小时循环排查,真的没有时间呢。”刘支书冲着梁老汉直摆手。

“刘书记等等我,带上我一个!”梁老汉对着刘支书的背影喊。

“别愣着,给我拿个口罩!”梁老汉冲着老伴喊,“我也去帮他们排查!你一个人在家,将年夜饭做好,我明天晚上回来扒几口。”

说着,他披上外套,飞快地戴上口罩,抄起一把雨伞,冲进漆黑的夜幕中。

